

大家国学

『大家国学』者，前辈大师的国学修为，今日大众的国学养分也。
在『国学热』经由电视讲坛途径进入百姓视野、传统文化过度娱乐化而国学常识却明显匮乏的当下，听听昨天的大师们怎么说，是一种补课，更是一种参照。

闻一多

卷

宫体诗的自赎

诗经的性欲观

什么是九歌

九歌古歌舞剧悬解

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

两种图腾舞的遗留

文学的历史动向

闻一多著

闻立雕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大家國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家国学. 闻一多 / 闻一多著; 闻立雕编.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 - 7 - 201 - 05971 - 6

I. 大… II. ①闻… ②闻… III. 国学—中国—文集 IV. Z12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0902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 xinhua bookstore. com](http://www.xinhua bookstore. com)

丛书题字 王元化

丛书策划 益琳福 成 之

大家国学·闻一多

作 者 闻一多

编 者 闻立雕

责任编辑 伍绍东

特约编辑 曾 羽

美术编辑 兰 馨

封面设计 海云书装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网 址 <http://www. tjrmcbs. com. cn>

邮 箱 [tjrmcbs@126. com](mailto:tjrmcbs@126.com)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298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1 - 05971 - 6

定 价 33.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大家国学》这套丛书，是在“国学热”持续升温的氛围中间世的。承编者要我写几句话，考虑了一下，想有这样几点可说。

第一，我要讲的是，“国学”并不是“一阵风”式暂时流行的话题。

“国学”和“国学热”，现在已经成为媒体习见的热门名词。上海的《学术月刊》与《文汇读书周报》，曾将国学评选为“2005 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 2006》，在历史学部分专设“国学热的挑战”一节，描述国学怎样“得到学者和媒体的强烈关注，引发了如何重新评价传统学术文化和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地位及作用，当代中国是否需要‘重振国学’、‘重振国学’是要‘接续文脉’还是‘复辟返古’等问题的争论”。刚刚出版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 2007》，又设有“国学热的反响”一节，于叙说“国学热仍在持续，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之余，着重介绍了一些论作对这一潮流的批评讨论。不难预料，明年的《发展报告》还会把国学列为重点内容。

国学之所以热，决不是出于偶然，也非少数人炒作能致，应该说，这是历史必然趋势的一种体现。中国的振兴，正在国内外造成强烈的震撼。身历祖国由积弱转趋盛强的中国人，不会忘记反躬省察自

己的文化传统，希望以其精华贡献于世界。外国人面对崛起的中国，也一定会更加关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要求有更多更深的了解，而这又增加了中国人探讨研究传统文化即国学的责任。这样看来，国学之热当前仅仅是开始，其高潮尚远在后面。

第二，我想说，“国学”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范畴。

现在有了成熟的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学科，为什么还要谈什么“国学”？这样的问题，很早就有学者提出过了。前些时，我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和《光明日报》国学版合编的《年度国学2006》写了一篇题为《国学的存立》的小文，涉及这个问题。

我在那篇短文里提到，一九一一年初，王国维先生给《国学丛刊》撰序，主张“学无中西”，他说：“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到上世纪二十年代，钱穆先生在江南授课，其讲义《国学概论》弁言也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需要指出王国维讲“学无中西”，其“学”是“专以知言”，即具体的知识，不能说中西的文化学术彼此一样，钱穆的“学术本无国界”，也应作如是观。

不仅文史，科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这样。二〇〇五年，我在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开幕式上说过：科学作为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本身确无所谓中西，但作为科学产生和发展背景的社会、文化是无法摆脱地域或民族色彩的。事实上，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中，科学的形成、发展有着不一样的途径和过程，在社会、文化中科学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中国的学术文化有着非常明显的独特之处，从而“国学”终不可废。

第三，我还想建议，大家通过学术史的角度来认识国学。

“国学”一词，本由与“西学”区别而出现，通行既久，其涵义似乎人人明白。然而如果像北京话说的“较起真来”，究竟什么是国学，国学的内涵、外延如何，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争论。今天要求一下子讲清楚，实际是做不到的事。

经常有朋友、同学问我，要了解国学，初识门径，应该从哪些书入手，我总是推荐两本书，一本是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一本便是上面提到过的钱穆《国学概论》。章书从小学谈到经、史、子、集，是横的分类介绍，钱书自孔子下及民国，是纵的历史叙述。两书体例不同，但和其他类似著作一样，贯穿着作者本人的见解。如欲比较全面地知道国学的范围与内容，特别是学者各家的异同，还必须博览种种重要论著，即所谓原典。

当然，国学历代论著浩如烟海，绝非有限时间所能涉猎，这便需要选择与我们最关紧要的优先阅读。前辈学者为我们树有典范，重视学术史的研究，尤其是上一世代学术史的研究。例如梁启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引导促进当时学术进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因为民国前期的学术文化是直接从清代延续变革而来。我们距离清朝已远，要接触学术文化传统，自然首先是二十世纪的国学诸家。认识国学，最好先来阅读二十世纪诸家的作品。

《大家国学》丛书，正是为此设计的。编者就二十世纪名家学者，“选择其关于国学、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学术等概论性、常识性的文字成一选本”，“以便于引导读者进一步了解、把握学者最基本的国学修养与学术思想”，这确是便利一般读者的创意。相信这套书会继续编印下去，对国学的普及和中国优秀文化的阐扬，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李学勤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一日

前 言

闻一多(一八九九—一九四六),湖北浠水人。著名诗人、学者和民主斗士。一九二二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同年赴美留学,学习西洋美术和现代英美诗。一九二五年回国,先后被聘为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教授,历任教务长、训导长、文学院院长等职。抗战后期,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独裁的无比义愤,积极投身民主运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闻一多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首先是新诗创作与新诗理论的研究和探讨。他是我国早期新诗界中的著名诗人之一,其代表作《红烛》、《死水》两诗集及所倡导的格律诗论在我国新诗发展史上都曾产生过较大影响。

古典文学研究是闻一多对中国文化最主要的贡献。他出身书香世家,自幼备受“子曰诗云”熏陶,对中华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和清醒的认识。他在评郭沫若诗集《女神》时曾特别强调:“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女神〉之地方色彩》)他深刻地认识到传承和弘扬国学的重要意义,认为“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其谁堪任之!”(一九二五年致梁实秋信)

闻一多的国学研究是本着一种追根溯源的精神进行的。他首先从唐诗入手,而后是《诗经》、《楚辞》,再后是汉魏六朝诗、《周易》、《庄子》,然后是古代神话、史前人类文化学,步步上溯,直至远古。他的最终目标是推出一部新的中国文学史。生命后期,他曾打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撰写这部著作,但因遭反动派的杀害而未能实现。

在古典文学研究中,闻一多非常重视古籍的整理工作,第一步是文字校勘和诠释。中华古籍文字难懂,再加年代久远,多次翻刻、传抄,常有错漏。针对这种情况,他首先从诠释词义和校正文字入手。为此,他的研究工作又扩展到了甲骨文、钟鼎文等古文字学的领域。在研究方法上他承袭了清代高邮王氏父子的训诂学,同时在他们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他不是孤立地就文字研究文字,而是同时代背景、社会形态、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歌民谣等等因素联系起来,并借助弗洛依德学说,进行科学的综合分析、探讨,而后下结论作判断。因此,他的诠释、解说往往能更准确地揭示出有关文字、词句的本义。

经过多年辛勤耕耘,闻一多的研究,硕果累累,已收入《闻一多全集》的计有《诗经新义》、《楚辞校补》、《庄子内篇校释》、《周易义证类纂》等十几种专著。此外,还有许多单篇论著,也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闻一多研究古籍的基本态度也反映了他的治学特点。他不迷信古人和权威。无论是探讨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还是探讨一部作品,或该作品中的某一句,甚至某一个字,都不墨守传统注疏,盲从他人,而是独立思考,独辟蹊径进行探索。他往往能够提出有别于古今各种诠释和解说的独到见解,而这些见解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的主观臆断,而是下了苦工夫,遍翻古今书籍、资料,有充分例证作依据的。因此,郭沫若说他对《诗经》、《楚辞》、《庄子》、《周易》等四种古籍“实实在在下了惊人的很大的工夫”,称赞他眼光犀利,考索赅博,立说新颖而翔实,独具只眼,“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朱自清也赞扬他说:“他的校勘古书,有些地方胆大得吓人,但却是细心吟味所得;平心静气读下去,不由人不信……他的成就驷骖乎驾乎高邮王氏父子而上之。”

按照《大家国学》丛书的编辑方针,本丛书主要对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有兴趣的中间层面读者,不是专业学者、研究者,只重点选录关于中华传统学术研究的普及、介绍性文字。闻一多的著作大多是精、深、专、僻的专业性著作,普及、介绍性的很少,本卷只好选些接近普及、介绍或介乎专业与普及之间的文章。

国学是我们民族的瑰宝,体现着我国悠久的文化和传统。加强国学研究,取其精华,无疑对深化我们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大家国学·闻一多》虽不能包括闻一多国学研究的全部精华,但大致反映了他对国学中的某些问题的分析与论述,以及其研究中的某些方法。这既是闻一多国学研究的一部分,也可使今人在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问题上,获得一些启迪。

一九四八年开明版《闻一多全集》郭沫若、朱自清两先生之序,有助于更准确、深入地了解闻一多其人及他的学术成就、治学思想、治学态度和方法等,特作为附录一并收入本卷,以资参考。

考虑到《大家国学》丛书的主要读者对象,本卷未收录闻一多为数甚多的重要专著,没有也不可能全面反映其国学研究的宽度、深度和高度。

其次,本卷所收著作并不都代表作者最后的观点和看法,因有些早期的著作,后来见解发生了变化,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写或者没有来得及写成文章。这个情况有必要加以说明。

闻立雕

目 录

总 序/1

前 言/1

唐诗编

类书与诗/3

四杰/10

宫体诗的自赎/16

陈子昂(六六一——七〇二)/27

孟浩然(六八九——七四〇)/45

贾岛(七七九——八四三)/50

杜甫/56

诗经编

诗经的性欲观/71

诗新台湾字说/91

匡斋尺牍/98

说鱼/127

楚辞编

读骚杂记/151

端午节的历史教育/154

屈原问题

——敬质孙次舟先生/158

人民的诗人——屈原/170

端午考/172

什么是九歌/190

九歌古歌舞剧悬解/203

庄子编

庄子/229

神话编

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245

神仙考/276

龙凤/299

两种图腾舞的遗留/303

文学史编

歌与诗/307

文学的历史动向/318

附 录

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序(郭沫若)/325

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序(朱自清)/334

大家国学·闻一多

唐 诗 编

26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类书与诗

检讨的范围是唐代开国后约略五十年,从高祖受禅(六一八)起,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权(六六〇)止。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仪伏诛,算是强制的把“江左余风”收束了。同时新时代的先驱,“四杰”及杜审言,刚刚走近创作的年华,沈、宋与陈子昂也先后诞生了,唐代文学这才扯开六朝的罩纱,露出自家的面目。所以我们要谈的这五十年,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

寻常我们提起六朝,只记得它的文学,不知道那时期对于学术的兴趣更加浓厚。唐初五十年之所以像六朝,也正在这一点。这时期如果在文学史上占有任何位置,不是因为它在文学本身上有多少价值,而是因为它对于文学的研究特别热心,一方面把文学当作学术来研究,同时又用一种偏向于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其余的学术。给前一方面举个例,便是曹宪、李善等的“选学”(这回文学的研究真是在学术中正式的分占了一席)。后一方面的例,最好举史学。许是因为他们有种特殊的文学观念(即《文选》所代表的文学观念),唐初的人们对于《汉书》的爱好,远在爱好《史记》之上,在研究《汉书》时,他们的对象不仅是历史,而且是记载历史的文字。便拿李善来讲,他是注过《文选》的,也撰过一部《汉书辨惑》。《文选》与《汉书》,在李善眼里,恐怕真是同样性质,具有同样功用的物件,都是给文学家供驱使的材料。他这种态度可以代表那整个时代。这种现象在修史上也不是例外。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藻——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至于音韵学与文学的姻缘,更是显著,不用多讲了。

当时的著述物中,还有一个可以称为第三种性质的东西,那便是类书,它既不全是文学,又不全是学术,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一种东西,或是说兼有二者的混合体。这种畸形的产物,最足以代表唐初的那种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了。所以我们若要明白唐初五十年的文学,最好的方法也是拿文学和类书排在一起打量。

现存的类书,如《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在当时所制造的这类出品中,只占极小部分。此外,太宗时编的,还有一千卷的《文思博要》。后来从龙朔到开元,中间又有官修的《累璧》六百三十卷,《瑶山玉彩》五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增广皇览》及《文思博要》),《芳林要览》三百卷,《事类》一百三十卷,《初学记》三十卷,《文府》二十卷,私撰的《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琼林》一百卷,《笔海》十卷。这里除《初学记》之外,如今都不存在。内中是否有分类的总集,像《文馆词林》似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文馆词林》的性质,离《北堂书钞》虽较远,离《艺文类聚》却接近些了。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里说的是嫌“《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的办法不妥,他们(《艺文类聚》的编者不只他一人)才采取了“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的体例。这可见《艺文类聚》是兼有总集(《流别》、《文选》)与类书(《皇览》、《遍略》)的性质,也可见他们看待总集与看待类书的态度差不多。《文馆词林》是和《流别》、《文选》一类的书,在他们眼里,当然也和《皇览》、《遍略》差不多了。再退一步讲,《文馆词林》的性质与《艺文类聚》一半相同,后者既是类书,前者起码也有一半类书的资格。

上面所举的书名,不过是就新旧《唐书》和《唐会要》等书中随便摘下来的,也许还有遗漏。但只看这里所列的,已足令人惊诧了。特别是官修的占大多数,真令人不解。如果它们是《通典》一类的,或《大英百科全书》一类的性质,也许我们还会嫌它们的数量太小。但它们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一个国家的政府从百忙中抽调出许多第一流人才来编了那么多的《兔园册

子》(在太宗时,房玄龄、魏徵、岑文本、许敬宗等都参与过这种工作),这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岂不滑稽?不,这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学的方法,而他所谓的文学,用这样的方法提倡,也是很对的。沉思翰藻谓之文的主张,由来已久,加之六朝以来有文学嗜好的帝王特别多,文学要求其与帝王的身份相称,自然觉得沉思翰藻的主义最适合他们的条件了。文学由太宗来提倡,更不能不出于这一途。本来这种专在词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风,需用学力比需用性灵的机会多,这实在已经是文学的实际化了。南朝的文学既已经在实际化的过程中,隋统一后,又和北方的极端实际的学术正面接触了,于是依照“水流湿,火就燥”的物理的原则,已经实际化了的文学便不能不愈加实际化,以至到了唐初,再经太宗的怂恿,便终于被学术同化了。

文学被学术同化的结果,可分三方面来说。一方面是章句的研究,可以李善为代表。另一方面是类书的编纂,可以号称博学的《兔园册子》与《北堂书钞》的编者虞世南为代表。第三方面便是文学本身的堆砌性,这方面很难推出一个代表来,因为当时一般文学者的体干似乎是一样高矮,挑不出一个特别魁梧的例子来。没有办法,我们只好举唐太宗。并不是说太宗堆砌的成绩比别人精,或是他堆砌得比别人更甚,不过以一个帝王的地位,他的影响定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而且他也曾经很明白的为这种文体张目过(这证据我们不久就要提出)。我们现在且把章句的研究,类书的纂辑,与夫文学本身的堆砌性三方面的观念谈一谈。

李善绰号“书簏”,因为,据史书说,他是一个“淹贯古今,不能属辞”的人。史书又说他始初注《文选》,“释事而忘意”,经他儿子李邕补益一次,才做到“附事以见义”的地步。李善这种只顾“事”,不顾“意”的态度,其实是与类书家一样的。章句家是书簏,类书家也是书簏;章句家是“释事而忘意”,类书家便是“采事而忘意”了。我这种说法并不苛刻。只消举出《群书治要》来和《北堂书钞》或《艺文类聚》比一比,你便明白。同是抄书,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但拿来和《治要》的“主意”的质素一比,《书